

威名。至是，乘唐兵势，自将水军上峡取施州。张武以铁锁断江路，季兴遣勇士乘舟砍之。会风大起，舟挂于锁，不能进退，矢石交下，坏其战舰，季兴轻舟遁去”。《资治通鉴》等记述两军战斗情形如此详细，必有所本。

欧阳修断定荆南“未尝出兵”，或因对《实录》的理解有偏差，或因查考的资料不完备，故有此一失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

也谈明代书工徐普

杨玉良

在众多的雕板印刷史论中，论及刻书工匠者不多，专论某一书刻工匠成就者则更少。《文献》1992年第4期刊载《书工徐普缮写书板小录》一文（此后简称“小录”），读后颇有些新鲜感。该文对徐普的书写特点、作品数量及从业时间，都作了一定的评价，称其是“历代传本中缮写板样最多的书工”，此言不为过，然而，就笔者所知，徐普一生所缮录的书板总数和从业时间、乃至传世作品，远非“小录”中所言及的。为此，特作如下补充：

常州书工徐普是明朝万历时期一名普通手工业劳动者，以缮写书板为业，他一生缮录的书板数量之多是鲜为人知的。《小录》所言其传世作品计有十三种。据笔者查对，其中有四种与冀叔英先生《明代刻书及刻工》一文中所列徐普书写板样目录相同。还有五种佛经是明代《嘉兴藏》（亦称《径山藏》）的零

种，其余四种是新增的。笔者据故宫藏《嘉兴藏》牌记所查，徐普缮录的经板不只上述五种，他为该藏缮写的经板总数约计376种、1870卷，其中以“正藏”部分为最多，计有363种、1667卷；“续藏”内有11种、194卷；“又续藏”中仅1种、6卷；另有目录1种3卷。一些卷帙浩繁的经卷，都是徐普与其他书工共同完成的。如“正藏”内有《经律异相》五十卷，其中的卷11—21、31—40的二十卷，是徐普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的六、八、九三个月完成的；而卷1—10、22—30、41—50的三十卷，则由上元王自谦完成于同年的六、八、十三个月。又如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》六百卷，则是由徐普及上元王自谦、南昌万承明、金陵傅文贞等人共同书写，历时二十四年才完成的一部佛典巨著。经常与徐普合作的书工，除上述三人外，尚有金陵丘羲民、丘熊祥、王国英、真州赵之昂、江浦贾国政、欧宁唐士登、洪国辅、吴江和尚本宏等。尤以徐普书写经板数量为最夥，在为《嘉兴藏》书写经板的其他书工中，仅次于徐普的还有黄铭、李渊二人，但他们也只有三、四十种之多，与徐普相比，可谓是天壤之别，不能等同。若将徐普书写的其他板样算在一起，其传世作品总数高达384种、2200多卷；这不仅在同期众多的书工中遥遥领先，恐怕在中国古代雕板印刷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。

徐普从事缮录书板的时间之长，堪称古代书工之冠。笔者将他的传世作品依年编为目录，发现他的传世作品比较完整系统，早、中、晚期都有，而且数量很大。其中，《史记评林》一百三十卷，为他早年的作品，是明万历二年至四年（1574—1576）凌稚隆所刻；而《嘉兴藏》内的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》六百卷，是徐普等人完成于万历31年至天启六年（1626）间的作品，可为徐普晚年的代表。若以万历二年和天启六年作为他从事书写板样业的起讫时间，徐普一生从业的时间则长达五十六年之久，至少也有五十年的历史，依此分析，徐普几乎是十几岁即开始学艺，直至六、七十岁才能告

老，可谓是终身从艺。万历一朝是他从艺的重要时期，许多优秀作品都出自这个时代。自万历二年至十七年间，他仅有六种作品、300余卷传世，除上述的《史记评林》外，尚有万历五年张之象刻《史通》二十卷、九年凌稚隆刻《汉书评林》一百卷、十年刻《周叔夜先生集》十一卷、十二年刻《觚觚洞稿》五十四卷、十三年刻《太白原稿》十三卷。万历十八年以后，除缮写了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一卷（万历十八年王大同刻）、《玉台新咏》十卷（万历四十三年刻）二部书外，主要是长期参加缮写《嘉兴藏》经板的工作，其间，他共完成了三百七十一种经板的缮录任务。万历四十六年以后直至天启六年，缮写的经板只有五种，也未见再有其他书作传世。可见，徐普基本上是以其毕生精力投身于《嘉兴藏》经板的书写工作，历时四十年之久，成为书刻这部佛教大典的主要工匠之一，他书写的经板几乎岁岁皆有，为宏扬和传播佛教文化做出了卓著的贡献。

徐普缮写书板的技术水平之高，亦可谓是万历时期书工中的优秀代表。以其所书《嘉兴藏》各经为例，全部是工整划一的楷写体，字体端庄凝重，结构匀静稳健，笔法遒劲，富有帖意。所书各经，可谓篇篇、字字见精神，一撇一捺显工夫，毫无懈怠之处。他的书法风格独具，技法纤熟，在全部大藏经中位居上乘。是一位技艺超群的书工大家。

徐普书写的典籍绝大多数还是当时各界名流刊刻的重要著作。除前面提及的刻书名家凌稚隆、张之象等人外，还有为《嘉兴藏》捐资助刻的许多社会名人，如吏部尚书陆光祖、巡按四川监察御史徐良彦、后补编修冯梦祯等，也有负责筹集资金的各地缘首，如常熟缪希雍、金坛于玉立、丹阳贺学易、吴江周祗、桐城吴用先等等。这些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文化修养，社会地位和影响也比较大，他们出于对佛教的虔诚和崇尚文雅，对于自己捐刻的经卷，在书刻、校仇质量上都有更高的要求，因此

十分注意挑选优秀的写刻工匠和校仇好手。在《嘉兴藏》的刊刻初期，密藏大师与冯梦祯等人的书信往来中，经常提及应寻觅书刻高手，称赞徽人刻工黄守言、吴应芝、画工丁云鹏等人的“手笔绝伦”、“难于索习”。而书工徐普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为《嘉兴藏》缮写经板，所写经卷又是如此之多，且又多是社会名流之辈捐资助刻的，其主要原因之一，就是主持刊刻大藏的负责人高度欣赏他的高超的书写技艺。

写刻工匠是古代雕板印刷业的主体力量，也是书籍生产的重要环节。他们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不同的书刻风格，直接影响书籍的质量，也是形成一个时期刻书风格的重要因素，更是考究刻书特点和鉴定板本的参考依据。所以，选择优秀的写刻工匠乃是历代所有官、私刻书家和崇尚典籍的学者们十分重视的问题。在明朝中期，随着封建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雕板印刷业突飞猛进，刻书内容广泛，印刷数量也大大增加。与此同时，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刻书家、收藏家和校仇、写刻工匠高手。书工徐普便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匠人，他以其超群的书写技艺、从业时间之长久和大量优秀作品传世而著称，成为中国古代雕板印刷史上众多书工中极为典型的代表，是值得尊敬和记述的一位工匠大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故宫图书馆

铁琴铜剑藏书楼名称考略

仲伟行

在我国清代藏书史上，“铁琴铜剑楼”久负盛名，享誉海内